

# 馮玉祥與西北軍(九)

王禹廷

## 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八

### 馮玉祥郭松齡結盟

郭松齡與馮玉祥結盟後，即到灤州軍中，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電張作霖，請其下野，把東北軍政大權交給張學良。并通電全國，申明討張，抨擊楊宇霆，捕殺姜登選。同時召集團長以上高級軍官，宣布此一大事，郭松齡說：「……老帥是非不明，賞罰不公，爲了東北軍團體，不得不實行兵諫。決心率領你們出關，請老帥下野，少帥出山。我們大夥兒幫助少帥，建設關外，休息生息。……」當時在場的人，除了少數事先參與同謀的核心份子以外，其餘大多不明內情。他們都是張學良選拔任用的幹部，現在小張不在場，郭松齡要擁小張，倒老張，弄得大家莫明其妙，不敢置一詞。

此時奉軍全部兵力共編成二十個師及若干獨立旅與騎、砲、工、輜等部隊，散駐直、魯、皖、蘇及東北各地。其中精銳由張學良統率，特設京榆（按、榆是山海關）駐軍司令部，張學良任

司令，郭松齡爲副司令。司令部駐天津，下轄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十、第十二等六個步兵師，另外一個騎兵旅，兩個砲兵旅，工兵、輜重各一個團，分布在京奉鐵路東自錦州西至廊房的沿線地區，是準備對付馮玉祥的。張學良和郭松齡交情特別深厚，張對郭信任有加，兩人平常在一間屋子裏辦公。張常對人說：「郭松齡就是我，我就是郭松齡」，張對郭如此推心置腹，信任不疑，郭的決定就是張的決定，早就養成了郭在部隊中的權威地位。郭松齡倒戈的前兩天，張學良才離天津回瀋陽，郭以張的名義發號施令，順利進行。他把認爲不可靠的師長趙恩臻、高維嶽、齊恩銘、裴振東及旅長數人押送天津，交給李景林看管。將所部改編爲四個軍，以劉振東、劉偉、范浦江、饒雲等爲第一、二、三、四軍軍長，魏益三爲前遣軍司令（以後改爲第五軍），於二十三日浩浩蕩蕩班師出關。到達山海關後，改稱東北國民軍，郭自任總司令。此時奉軍大部在關內，直隸李景林與郭同謀，山東及由皖、蘇

退回來的部隊，被李阻斷，不能回師救援。奉天兵力空虛，張作霖無可用之兵，無可派之將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。他看見剛到瀋陽的張學良，劈頭大罵：「小牛子（按、是張學良的小名），你來幹，我讓給你好。」張學良一聽此言，有如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原來他在回瀋途中，尚不知灤州兵變的事。一經探問，才知道是「郭鬼子（按、是郭松齡的諱名）倒戈」，要迫老帥下野，一驚非同小可，莫知所措。他最親密信賴的助手，竟然利用他的名義，叛變他的父親。如果成功，他父親二十多年慘淡經營的事業就完全毀了；如果失敗，他個人的心血和軍隊也就完了。他心情之苦無以復加，只好向父親承担起討滅郭松齡叛變的全部責任，以事實向父親作交代。他無兵可用，只帶了上校參謀鮑文樾、副師長湯國楨、少校秘書朱光洸、好友兼顧問英國人愛爾頓以及副官衛士等數人，馳往前線，從事弭亂。他二十六日乘軍艦抵秦皇島，派飛機數架，在關內外投遞傳單，指責郭松齡忘恩負義，號召部屬

反正。二十七日經過日本人的安排，派人到灤州和郭松齡的代表接觸，尋求結束戰爭的方法，要求郭軍先行停戰，再商善後。郭松齡提出條件：(一)直隸歸馮玉祥，(二)熱河歸李景林，(三)山東歸岳維峻，(四)郭本人回奉統掌東北。張學良對於這一條件，表示不能接受，談判乃無結果。

### 郭軍失敗幾個原因

郭軍沿鐵路線節節進逼，奉軍步步抵抗，進展得并不順利。這是因為第一、郭軍未能制敵機先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一舉而下瀋陽。遂使張作霖有加緊布置的時間，把吉、黑兩省及由東南撤回(海運)的兵力，調集前線，加強抵抗。其中吉、黑兩省的騎兵，赴援迅速，對郭軍打擊很大。其次，張學良親臨前線，郭軍人心動搖，不但不肯力戰，而且多向張密通款曲。第三、李景林原與馮、郭同謀，中途變卦，與馮玉祥的部隊，在天津大打出手。郭得不到馮軍援助，且要派兵防阻李景林從後襲擊，以致兵力不能徹底集中，迅速推進。第四、奉軍把鐵路橋樑軌道及汲水設備破壞，郭軍行動遲滯。第五、日本關東軍給張作霖若干幫助，予郭軍以阻礙。由於這種種因素的影響，對郭軍越來越不利，苦戰到十二月下旬，進抵距瀋陽只有十里的遼河，張學良親自在那裏督陣力抗，郭軍無法前進。郭松齡見大勢已去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化裝逃走，到遼中縣老大房村，被吳俊陞的騎兵捕獲，請示張作霖後，就地處決。二十三日，張學良進入新民，收撫舊部，歡聲雷動，一場紛亂，乃告平息。

這一事變的直接後果，是使奉軍的元氣大傷，也使奉軍內部的改革停頓。在北洋軍閥中擁有良好根據地和相關憑藉的一支龐大武力，逐漸走向下坡，對於民國初年的大局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### 張作霖的善後處理

在郭松齡倒張作霖的這場戰亂中，張作霖的表現，有幾件事值得稱道：

(一)事變發生之初，瀋陽是一座空城，人心浮動，情勢緊張。他的大將韓麟春和丁超，曾勸他顧全大局，通電下野，以免糜爛地方。郭軍出關東進，前方戰事不利之時，張作霖也曾提出過同樣的意見。張作霖却極端鎮靜個強，不為所動。他二十三日上午召集軍政幹部訓話，以痛苦的心情、低沉的聲調說：「郭鬼子倒戈了，你們大家都已經知道。我有三個感想：第一、培植一個將領真不容易，好容易培植出來，他打你的翻天印，實在令人寒心。第二、打勝仗個個都有功，個個都該賞，有一個人賞不到，或者認為自己功高，沒有受上賞，便要造反，實在令人可嘆。第三、派一個人做封疆大吏，掌握一省的生死大權，我不能不擇人而用，如果所用的人不當，老百姓會指着我張作霖罵的。……」他說完以後，立即採取應變處置，急調吉、黑兩省的軍隊，趕速增援。並將由江蘇撤到山東的邢士廉等部海運營口，轉開前線，節節佈防，力挽危局。

(二)變亂結束後，對於郭軍高級人員的處置，有從寬從嚴的兩種主張。張作霖徵求張作霖的意見，張作霖說：「郭鬼子鬧出這麼大的亂子，也是

有原因的，我們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，自己也有錯處。現在郭鬼子已經處決了，其他的人就不必多所羅織。如果一開殺戒，都是東北子弟，我們要結多少冤家？善後工作交給小牛子，讓他從寬辦理吧！」張作霖對於這個意見完全接受。因此郭松齡倒戈事件，除了在戰場上死亡者外，只死了郭氏夫婦二人，其他并無株連。不過有兩個臨時受邀參加串演的客卿，遭遇了悲慘的命運。一個是饒漢祥，湖北人，曾作過黎元洪總統府的秘書長。郭以一萬現大洋，專人請他到軍中，寫了一篇駢四儷六、艱澀難懂的討張通電。郭敗後逃走時，被奉軍捉住，他僞稱是「寫字的師爺」，由於他瘦骨嶙峋，貌不驚人，奉軍認為他是一個普通「師爺」，便留他隨軍工作，十多天後，乘機逃出，保住了一條老命。另一個是林長民，福建人，在北京政壇小有名氣，郭請他當秘書長，最後與郭同逃，被奉軍亂槍打死，作了郭的陪葬者。

(三)戰事進行期間，雙方對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及駐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動態，極為注意。日方雖表示中立，但限制在「滿鐵」沿線及其附近地區，不得有軍事行動。這對郭軍東進，發生阻礙作用，而且還有其他的若干協助，算是幫了張作霖的大忙。事平以後，張氏親到大連，向關東軍表示謝意，他拿出存於日本正金銀行的私款五百萬元支票，作為慰勞。對於日方提請解決多年來

的若干懸案，一概拒絕。

(四)說到這裏，筆者還想把兩三年以後，國民

革命軍北伐期間，有關張作霖與日本的幾件故事順便一談：

其一、當北伐軍在山東節節進展，孫傳芳和張宗昌無法支持的時候，日本軍閥曾向張宗昌表示：願意派遣正規日軍，穿上奉軍軍服，協助抗拒革命軍。張作霖聽見此一消息，立刻把張宗昌叫到北京，很鄭重的當面告訴他：「孝坤（按，張宗昌的別號），咱們中國人自己鬧家務，無論誰勝誰敗，都是自己家裏的事，可不能借助外國人的力量。我們都是黃帝子孫，絕不可成爲千古罪人，落個千秋罵名。」張宗昌唯唯而退，日軍參與中國內爭的妄想，遂未得逞。因而乃有以後「濟南慘案」的發生，日本以爲大有利於張氏，又提出解決懸案的要求。張氏不但拒絕，反而以大局爲重，於五月九日通電息兵，以免爲外患所乘，陷國家於危亡之境。

其二、十七年二月，日本人乘張作霖兵敗，繼續以前不斷提出的解決「滿蒙五路建築權」要求，張氏始終拒絕。「濟南慘案」發生後，張作霖決定撤退出關，可是日本人仍不放鬆。在張氏離開北京的前一天，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前往晤張，說：「將以絕大之助力，迫退南軍，俾得割江而守，中分天下。」但提出條件：①吉會路接軌。②葫蘆島築港停止。③打通路改線。這在日本人來說，可說是讓步多了。但是張仍然嚴詞拒絕，且說：「這是我們家務事，與貴方何干？我寧願被南軍繳械，也不願借貴方之助，以保此小朝廷。」詞色俱厲，極予芳澤以難堪。日本人至此認清張作霖終不屈服，在憤恨絕望之餘，竟

使出卑劣狠毒的手段，將張氏炸死於瀋陽附近的皇姑屯車站，打算扶植新人，另創局面。

我們拋開張作霖的出身及其在國內政治上的是非功過不談，單就他建設東北、保全東北，不爲他個人和其小集團的利益而供外人利用這一點而論，堪堪大事聰明，亦足千秋了。

### 馮玉祥申討張作霖

郭松齡通電發表并向東北進軍後，馮玉祥即由包頭返回張家口，他在北京的行情立刻上漲。國民軍加緊控制了北京，鹿鍾麟權傾一切。北京政府大感震動和爲難，段祺瑞於十一月二十六、七兩日，接連召開三次緊急會議，研商應付方策，段氏極度憤懣，一再表示要通電下野。與會人士認爲這是奉軍內亂，國民軍可能坐收漁人之利，目前應看馮玉祥的態度如何，再定下一步驟。當即決定由段氏電請馮玉祥來京磋商時局。段并請黃郛赴張家口面達段的意見，迎馮入京。二十七日，馮電北京政府，表示擁護執政，始終不渝。馮系將領在張家口舉行會議，也決定支持執政。并電岳維峻、郭松齡，速派代表來張家口，共商時局。不過馮氏本人不擬入京，派黃郛爲駐京全權代表。段又派陳錦濤赴張家口與馮磋商，陳回京向段報告，馮確有誠意擁段，但希望中央用人行政應有若干改革。段於是再派許世英、賈德耀、黃郛等，先後赴張家口，徵詢馮的意見及改組政府的細節。

與此同時，馮玉祥於十一月二十五日，致電申討張作霖，數其罪惡，勸其下野。原電如次：「萬急盛京張督辦鑒：慨自江、浙啓釁，禍

及直、魯，延逼京畿。風聲所至，民怨沸騰。閣下鑒於輿論之不容，故對外宣言，伴以退讓爲詞，而暗中則節節進行，不遺餘力。重兵環境，迫我宣言。祥以關切之私，曾上寸箋，將閣下顛倒錯亂之設施，逐一披露。期望根本覺悟，藉以維持全局，不致糜爛。詎意告者諄諄，聽者藐藐。近復主持分途進兵，再圖擾亂長江。何不思之甚，忍令生民塗炭，國本動搖，而不爲國家人民一設想耶？祥承閣下不棄，迭次欲與合作，用敢本君子愛人以德之義，凡人之所不敢言不忍言，而爲閣下謀之，作爲最後之忠告，請平心靜氣以詳察之。語云：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況共和國，民爲主體，不顧民生，焉能立國？乃自奉軍入關，四出騷擾。因所部有公取公用之實，致民間來要吃要穿之謠。試思軍興以來，閣下兵威所及之區，橫征暴斂，到處皆是，苛捐勒索，有家難歸。凡所收入，多歸中飽，軍食告竭，重累人民。民欲偕亡，豈能獨樂？誦讀古訓，良足箴規。爲閣下計，全國民情既已共棄，無民孰與爲治？理應及身引退者一也。此次滬案發生，全國人士奔走呼號，惟恐或後，蓋鑑於強隣之侵略無饜，吾民將無噍類。民之無存，國將奚託？閣下偏不注重民生，忍心爲虎作倀，縱容軍隊，解散學生，殘害工人。此爲顯違人道之事，稍具常識者，決不忍爲。閣下乃甘違衆意，竟悍然爲之而不顧，即令犧牲國家，亦所不恤。是誠全國人士痛心疾首而一致聲討者矣。矧閣下不顧國家大計，輕舉妄動，玉祥無似，每一念及，輒爲痛惜。現在舉國救亡，矢集一身。自宜引咎自責，以謝國人

(九) 馮玉祥與西北軍

，理應及身引退者二也。至若民國成立，幾於無歲無戰，干戈不得倖免，激結所在，可以一言而決，曰帝制與共和思想之衝突而已。閣下思想，始脫胎於張勳，繼效法於項城。對於效忠民國者，則視為仇讐。贊成帝制者，則引為同調。所謂復辟以來諸戰役，無一非閣下之一誤再誤，暗中操縱，明為主持所釀成。其思想之腐舊，揆之現代新潮流，實有背道而馳之勢。夫以德意志之強盛，威廉二世之英武，其勢力之雄厚，較之遼東三省，大小奚若？只以思想背乎新潮流，遂至一蹶而不振。閣下罔知大勢所驅，誤入歧途，不自警覺。倘再事前驅，禍更難測。於身於國，兩無裨益。此觀世界潮流，理應及身引退者三也。綜上三端而言，閣下對於中華民國建國之根本，既多輕視，則國計民生，焉能得所裨益。但為閣下前途計，白山黑水，既係舊治之鄉，猛將謀臣，復多識時之士。倘能本平民政治之精神，毅然以三省政權完全還之國民，則終老田園，晚景亦足自樂。較之徒爭意氣，違反民情，而競雄長於一時者，其得失奚啻天淵耶？祥為愛惜國家計，愛惜三省人民計，愛惜閣下及其左右英才計，謹貢片言，敬祈察納。馮玉祥有（二十五日）。

李景林是關鍵人物

馮玉祥和郭松齡聯合討張，直隸督辦李景林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，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他的動態為張、馮、郭三方所共同注意，也都極力爭取。李和郭是奉軍後起之秀，郭松齡倒戈前駐在天津，兩人非常接近。但是馮、郭訂立密約，準備大舉的事，郭事先有無與李相商，獲得協議

，似難確論。但由郭於起事後，把幾個不可靠的師旅長送到天津交李看管一事來看，似乎可作郭、李業已合作的證明。因為馮、郭兩人，認為李在天津，處於他們兩軍的中間，既可斷絕郭軍的後路，又可遮斷馮軍對郭的增援，關係非常重大。所以在密約中載明以直隸和熱河歸李，啖之以利，以爭取其合作。但又怕李有變化，乃在密約中另訂補充條款，如果萬一李景林對郭有不利的行動，則馮軍即向李進攻，以維護郭軍後路的安全。迨馮、郭的態度 and 行動明朗化以後，李景林覺得夾在中間，處境極難，既想到馮、郭密約中許給他的好處，又感受國民軍對他的壓力。乃於十一月二十五日，發表通電表示中立，「保護安民，擁護中央，與奉系脫離關係。」同時致電張作霖，請其下野，把東北交給少帥。張復電說：「你如出關，我拱手相讓。我與張學良今生父子，前世冤仇。」可見張痛心之深。李另電馮玉祥，請國民軍由豫北上的軍隊停止前進，雙方攜手合作。二十六日派人進京，向段祺瑞報告他和郭松齡一致，且願與國民軍合作。又派代表赴張家口見馮玉祥，向其修好。李景林這一連串的表演，無非是為了保全已有的權位和地盤，進而圖謀發展，并減輕國民軍給他的威脅。

李景林張宗昌反馮

馮玉祥這一面，除了發表通電與郭呼應之外，立即採取了軍事行動。他派出兩路大軍，以實力為郭聲援。宋哲元率領的一路，由古北口入熱河，很順利的佔領承德，熱河都統闕朝璽退回東北。另外一路，由張之江統率，集中豐台及其附

近地區，要求李景林假道，準備必要時進入冀東，援助郭松齡，合力攻奉。同時駐在河南、陝西的國民第二、三軍，各派出一個師（二軍第七師鄧寶珊、三軍第一師徐永昌。）合組二、三聯軍，以鄧寶珊為北路總指揮，率領北上，加強國民軍在直隸的兵力。鄧率部積極推進，攻佔了保定。二軍另一枝軍隊樊鍾秀，也佔領了大名。保定和大名都是李景林的防區，李原已和馮訂立京漢路換防條件，撤退駐軍，和平讓防。但在李軍尚未全部撤離保定之前，鄧寶珊即行強力進駐，與李軍發生衝突，將其驅退。并且奪取了李軍待運的物資，解決了李軍後尾部隊。這一行動，究竟是岳維峻、孫岳、鄧寶珊等，不知馮、郭密約中對李的條款，還是鄧根本無視於這一條款，而不得而知。但在李景林表示與國民軍合作，電請鄧部停止前進之時，鄧仍然繼續向李的防區進擊，使得李景林大為不滿，且誤認張之江集中豐台的大軍，是策應鄧寶珊的。而國民二、三兩軍，由於張之江按兵不動，對馮也發生了誤會，可見友敵相處之間的微妙和複雜。在此以前，張作霖把李景林的趨向，視為他成敗的重要關鍵之一。特派許蘭洲攜帶巨款，到天津晤李，表示慰問，力加說服。李景林的母親住在藩陽，受到張作霖的保護（監視），也託許蘭洲帶來家書，勸李明辨是非，不要走錯了路。李景林受到這一影響，就由中立親郭而轉為阻馮遠郭。如今鄧寶珊率兵急進，已抵天津附近的廊房，李景林以利害迫於眉睫，乃決定改變中立態度，回頭支持張作霖，

拒郭抗馮。這就是李景林二三其德，反復轉變的種種原因。李景林既決定對馮作戰，乃在天津調集軍隊，構築工事，積極準備和國民軍一拼。同時派人與張宗昌連絡，合組直魯聯軍，自任總司令，張宗昌、李爽愷副之，加強聲勢和實力。李將所部原有的第一、第二、第十九三個師，及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個混成旅，擴編為新直軍四個軍，以李爽愷為總指揮，馬瑞雲、紀毓坤、張憲、王丕煥等為第一、二、三、四軍軍長。一切部署妥當後，李景林即於十二月二日發表通電，聲明職在守土，保衛地方，倘有擾害直隸和平者，即率部與之周旋，人不侵我，我不侵人。同時將郭松齡以前送津羈押的奉軍師旅長一律釋放，逮捕郭部駐津人員，派兵襲攻灤州，斷絕郭軍後路。馮玉祥獲知李景林發生變化，即派熊斌攜函赴津見李，請李發表宣言，表示明確態度。李當面將馮函撕毀，以示決裂。決定三路出兵，採取攻勢，分向保定、馬廠、楊村進攻國民軍。四日，李發通電，痛詆馮玉祥，李爽愷也有通電討馮。雙方撕破面皮，公開為敵了。國民軍在孫岳的極力主張下，開始對李景林進攻。張之江指揮陳希聖、韓復榘、過之綱等三個旅，由楊村指向天津。鄧寶珊率領的二、三聯軍，自保定向天津。李景林把全部兵力集中於天津週邊，又有日本人相助，頑強固守。他在北倉一帶設有強固的陣地，工事堅強，且有電網、地雷等防禦設施，戰事進行非常激烈。張之江屢攻不利，便將劉汝明、門致中兩個警衛旅增調上去，連同鄧寶珊的兩個師，由李鳴鐘統一指揮，繼續猛攻。其時隆冬嚴寒

，大雪紛飛，天津附近，積雪盈尺。守者憑險頑抗，攻者行動困難。國民軍士兵反穿老羊皮襖，與雪色成爲一片，在雪地上匍匐前進，一直爬行到李軍陣地前面，猝然攻擊，才把李軍的陣地突破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佔領天津。李景林逃入日本租界，以後又潛赴濟南，依附張宗昌。他的部隊，一部份被國民軍消滅，一部份南退入魯。

### 馮雖獲勝再處孤立

國民軍攻下天津後，馮玉祥當天即電請北京政府，任命孫岳爲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，以實現一年以前兩人的共同願望，另以鄧寶珊爲軍務幫辦。天津由國民二、三軍共同駐防，一軍開回北京及察哈爾。馮玉祥這樣安排，着眼在協和友軍，共維大局，用心可謂良苦，而推功讓人，襟懷

亦足稱道。可是引起了他嫡系將領的不滿，他們認爲天津之戰，二、三軍並沒有什麼表現，完全是一軍苦戰打勝的。張之江和李鳴鐘都有資格當督辦，當省長，爲什麼拱手讓給別人？所以向馮提出了反對意見。馮氏一氣，便發通電給他的將領，辭職下野。他在部將中有無上權威，這樣一表示，大家就不敢再說什麼，只好讓孫岳坐上直隸督辦兼省長的寶座了。

國民軍攻克天津，進軍魯西，直隸、熱河、察哈爾和綏遠這一廣大地區，全部納入掌握之中，馮玉祥的聲勢爲之大振。不料就在國民軍攻入天津的同時，關外傳來了郭松齡敗亡的消息，不但馮、郭聯合討張的目標無法達成，而張作霖轉危爲安，吳佩孚東山再起，直奉復合，聯手對馮。一轉眼間，馮玉祥又處於孤立艱苦的境地。

## 蘇小妹的趣事

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的妹妹蘇小妹，是一個俏皮、刁蠻、古怪的多才姑娘，今古奇觀中說蘇小妹三難新郎，在民間更流傳着許多有關她的令人噴飯的幽默趣事，謹述其一則以饜中外讀者並請指教。

蘇小妹與蘇東坡和佛印禪師友善，彼此脫略行迹，不諱諧謔，當小妹出閣歸寧時，預料佛印禪師一定打趣，因此事先派人加以佈置，諸事妥當，然後隨同哥哥蘇東坡一起至佛印廟內隨喜。禮拜完畢，在精舍奉茶時，佛印果要求小妹報告洞房花燭夜之情景。

「恭喜小妹新婚燕爾，可否報告小妹洞房

## 方中

花燭之樂？」佛印問。

「大師乃出家人，何必問這些呢？」小妹推說。

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請小妹說一說，以廣見聞。」佛印固請。

「此事，佛說：『不可說！不可說！』但我已將情形寫好，貼在大殿左側大鐘之內，大師自行往看，即得其情。」

佛印果然去看。由於大鐘懸掛甚低，佛印將光頭伸進鐘內，眼見貼有一小紙條，閱讀之，僅「就是這樣」四字，佛印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大呼「倒霉」不已。